

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

王 红 梅

提 要：必兰纳识理是元代畏兀儿佛教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通晓畏兀儿、蒙古、汉语、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用蒙古语翻译了七部佛经，对元朝佛教文化的承传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入仕三十多年，历经元朝中期的六位皇帝，被元廷尊为“三藏国师”，在佛教界声名显赫，对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及佛经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红梅，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主题词：必兰纳识理 畏兀儿 高僧

十三世纪初，高昌畏兀儿政权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封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并使其尚蒙古公主。因而，大批畏兀儿人迁入中原地区，在元朝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成为辅佐元朝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获得吐蕃上层僧侣的拥戴，敕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令其统领全国佛教。此后，萨迦派高僧世袭帝师，不仅为皇室成员灌顶授戒、讲经说法，还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喇嘛教。因此，一些畏兀儿人转而皈依喇嘛教，成为杰出的喇嘛高僧。

必兰纳识理（？—1332），又译必刺忒纳失里，在《元史》卷202《释老传》、《补续高僧传》卷26《译经篇》中有其传记。他是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精通畏兀儿、蒙古、汉文、梵文、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先后用蒙古文字翻译了七部重要的佛典，推动了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发展。他历仕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等六朝。元成宗时，他代蒙古皇帝出家修行，跟随帝师学习藏密；英宗时，被授予沙津爱护持（汉译为总统），并升任诸国引进使；文宗时，被加封为“三藏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但是，他晚年却身陷阿难答之子的叛乱，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由于必兰纳识理不幸的晚

年，学术界鲜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结合汉文史书、文集以及回鹘文献等相关资料，试从必兰纳识理的籍贯、佛学成就、政治影响等方面作一些论述，并考证其晚年为何卷入安西王子的叛乱。

一、佛学成就

必兰纳识理，本名只刺瓦弥的理，在《元史》中载，他是“北庭感木鲁国人”^①。然有学者称之为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②。其实非也。北庭位处今新疆吉木萨尔北12公里处的破城子，唐代称北庭，元代称别失八里。高昌回鹘汗国时，这里曾充任夏都，故而史书中时有将高昌回鹘汗国辖境诸地概称“北庭”的惯例。感木鲁国，指的则是今新疆哈密市。哈密在维吾尔语中作Qomul，“感木鲁”即直接音译于此。隋代曾在此地设置伊吾郡，唐朝改称伊州；元代称哈密力。因此，必兰纳识理的籍贯，具体而言，不是新疆吉木萨尔县，而是新疆哈密市。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哈密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出土了珍贵的回鹘文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残卷，该文献是目前所见篇幅最长的回鹘文文献之一，内容系一部演说佛教教义的原始剧本。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出土正是古代哈密地区佛

教昌盛的真实写照。元代,虽然天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受到伊斯兰教势力威胁,但是哈密地区仍然盛行佛教,并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十四世纪末,蒙古察合台后王以武力征服吐鲁番等地,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的势力逐步超越佛教,至十六世纪初,西域畏兀儿民众才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③。

必兰纳识理生活的时代,畏兀儿人仍保持着传统的佛教信仰。必兰纳识理自幼喜好读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熟读畏兀儿及梵文经书。少年时代,必兰纳识理就通晓回鹘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并掌握了佛教三藏经典,这为他日后从事佛经翻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佛学修养。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必兰纳识理奉旨代成宗出家,并由皇帝赐予今名。必兰纳识理者,梵文 Prajñāśrī 之音译,回鹘文写作 Piratyasiri,蒙古文写作 Bradir— a siri。梵文 Prajñāśrī 由 Prajñā (般若,意为智慧) + śrī (失里,意为吉祥) 构成。

在蒙元初期,蒙古统治者推行各教并举的宗教政策。虽然成吉思汗本人信奉萨满教,但为了获得各民族、各宗教上层人物的拥戴,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给予宗教上层人士以优惠和特权等。然而,到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者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在宗教信仰上也开始各有所归属。“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④在中原地区以及西域、吐蕃等广大地域内,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忽必烈为了得到其宗教上层人物的支持,以及下层百姓在宗教上与心理上的认可,不仅自己皈依了喇嘛教,还在全国范围内推崇佛教,尤其是喇嘛教。

自忽必烈起,蒙古统治者大都信奉喇嘛教。在喇嘛教盛行的社会中,必兰纳识理获得了施展其才干的大好机遇。在成宗朝,必兰纳识理作为替僧,代皇帝出家修行,并很快崭露头角。元成宗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太多建树,是一位守成之君,但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此时,必兰纳识理作为替僧,跟随帝师学习藏密,奠定了深厚的佛学造诣。在仁宗朝,必兰纳识理受命翻译佛教

典籍,先后将汉文、梵文、吐蕃文佛经翻译成蒙古文。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生长于汉地,“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影响”^⑤。仁宗即位后,实施了一些重要的举措,诸如恢复科举考试,重视书籍的翻译与出版等,推动了元朝教育事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必兰纳识理精通畏兀儿、蒙古、藏、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据《元史·释老传》记载,他曾使用蒙古文翻译了六部佛教经典,分别为译自汉文的《楞严经》,译自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以及译自吐蕃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为蒙古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延祐年间,他受到仁宗的嘉奖,被赐予银印,授光禄大夫。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必兰纳识理还曾翻译汉文经典《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在汉地佛教中被视为伪经,因此,在《元史·释老传》中没有提及必兰纳识理对该经典的翻译。在元代,伪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相继被翻译成蒙古文、回鹘文、藏文等多种文字,而且在吐鲁番还出土了属于元代的回鹘文译本。根据蒙古文本及回鹘文本的跋文,其蒙古文译本是由必兰纳识理翻译的,而其回鹘文译本是由阿邻铁木儿(Alintümür)翻译的。在跋文中,还提到“蒙古文译本的刊行是为了纪念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在天历元年(1328)十月一日,该经的蒙古译本印刷了2000部。1313年,回鹘文本印刻了1000部。1337年,该经又被翻译成藏文^⑥。根据《元史·释老传》以及吐鲁番文献统计,必兰纳识理共计翻译了七部佛经,而不是《元史·释老传》中所记载的六部佛经。

必兰纳识理除了翻译佛经之外,还创作与翻译了一些佛教赞美诗。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只保留了必兰纳识理创作的一首回鹘文诗歌,题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颂诗》(第64~66页)。该诗共有21段,每段4行,兹依杨富学先生的译文,移录其中的前2段如下:

原文转写:

yükünürmān bilgā bilig paramit qutīnga.
qopdin sīngar burqan—lar—qaögidilmiš.
qolulayu ülgüläyü bulγu—luγ—suz.
quluy bilgā bilig sanga yükünürmön.
kök qalik tæg yuqlunmaq—siz suq—suz.
körgülüg neng usik äköär tapγu—luγ—suz.
körsär siz—ni yig yörüg—čä körmäksiz—in.
körür olar kirtü arīy burqan—lar—iy.

汉译文:

我以优美的颂词献给幸福的般若波罗蜜多。

您受到三千世界诸佛的颂扬。

以您的伟大,

我向般若波罗蜜多顶礼了。

您净如蓝天,没有欲望,没有贪婪。

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音节或文字来赞美您。

常人所见并非本质,

入眼的是纯净的、真正的佛陀。^⑦

由上述两段诗歌可以看出,必兰纳识理创作的诗歌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语言优美流畅,佛教术语翻译得准确无误。而且这两段诗歌全部押首韵,第一段以 q 一起首,第二段均押 kö 一韵,对仗较为工整。在颂诗之后,还有一则题记,也是用韵文形式写成的,曰:

arduq tering bilgā bilig paramit—qa.
ayaγu—luγ nagarčunī baqšī šz—ä.
ary—a—bas—čä yaradilmīō nīrvikalpa.
atlīy ögdig biraty—a širi taqšut qošdum.
inčgā tāring bilgā biliglig bāgimiz—ning.
inčišödteki—lär—kā ulaz—un tip saqinč—in
qošmīš.

īduq kirtu quruγ—uγ oqīttačī bušlok—nī.
ilip tartip ki—ä bitimiš boldum asiγ tutung.

为了对博大精深的波罗蜜多表示尊敬,我,必兰纳识理 (Prajñā ś ri),把龙树 (Nāgārjuna) 大师用圣语 (Āryabhāsā, 即梵语) 撰写的“无分别”颂改写成诗歌。

这些讲授了真正神圣学说的诗行,是我

们的主人以他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在衰落时期口授、创作的,我认真地将其记录了下来。阿司格都统 (Asiy Tutung)。^⑧

根据这则题记可知,必兰纳识理将龙树菩萨所写的赞颂改编为押首韵的回鹘文诗歌,并由其弟子阿司格都统记录下来。龙树菩萨所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赞》在汉文《大藏经》中没有被收录,因此,必兰纳识理创作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颂诗》较为珍贵。

遗憾的是,由于岁月的流失,由于伊斯兰教的东传对佛教的摧毁,必兰纳识理所翻译的佛经、所创作的佛教诗歌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

二、在宫廷的佛事活动

在元朝,帝师享有极高的地位与礼遇,拥有各种特权,还会获得王室丰厚的供养。帝师可以自由出入宫廷,为皇室成员授戒时,皇帝、后妃、王子等按礼俗膜拜,喇嘛坐上座,听喇嘛宣讲佛法;而平时上朝时,为帝师设专席于一旁。元朝皇帝即位前,要由帝师受戒,“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⑨。帝师大多出自萨迦派款氏家族,但也有个别帝师不是出自款氏家族。帝师们经常给皇帝、后妃等皇室成员讲经说法,与蒙古帝王关系较为密切。因此,一些色目僧人跟随帝师学习藏密,并得以引荐给蒙古帝王。这是色目人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

必兰纳识理历仕从大德六年 (1302) 作为替僧出现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直到至顺二年 (1331),受封国师,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这与他得到帝师的受戒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成宗时,帝师已传至第五代,由乞刺斯八斡节儿担任。大德六年 (1302),必兰纳识理“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由乞刺斯八斡节儿亲自为他授戒灌顶,传授藏密的修行方法。必兰纳识理不仅得到了帝师的亲自灌顶,还作为替僧,代皇帝出家修行,可见蒙古皇帝对他的信任。

乞刺斯八斡节儿,又写作吃刺思八斡节儿 (扎巴俄色, 1255—1303), 不属萨迦款氏家族。在藏文史籍《红史》中记载,他曾任八思巴的侍

从却本，后来作为达玛巴拉的随从到朝廷。《萨迦世系史》提到，八思巴去世后，因畏惧皇帝降罪，萨迦派无人敢去朝廷报丧，他自荐而往，被任命为帝师。据《元史·释老传》载：“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斡节儿嗣。”1294年，乞刺斯八斡节儿接任帝师职位。元贞元年（1295）二月，元成宗专门制造了一方宝玉五方佛冠赐给他，又赐予他一方双龙盘纽白玉印，印文上刻有“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乞刺斯八斡节儿曾两次提出赦免死囚、赈济鳏寡贫民的建议，元成宗都积极采纳，可见元成宗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对他极为敬重。大德七年（1303）在大都去世，担任帝师仅9年，享年58岁。

必兰纳识理跟随帝师学习佛法，成为帝师的门徒，为他日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开端。必兰纳识理以翻译佛经而受到仁宗的信赖，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俗官，担任一些重要的外交职务，为元朝的外交发展做出了贡献。元朝的疆域极为辽阔，境内民族成份复杂，语言各异，宗教信仰不同，并与中亚、东南亚、欧洲、甚至东欧都有外交往来。因此，负责外交的官员需要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需要具备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元史·释老传》中记载：

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

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赉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而竟莫测其何所从授，或者以为神悟云。^⑩

由此可知，必兰纳识理能读懂别人无法读懂的外文表章，令朝中官员无不心悦诚服。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元朝，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成为重要的政治优势。必兰纳识理由于杰出的语言才干，受到了朝廷的器重。在仁宗朝，必兰纳识理主要负责翻译番国朝贡的表章文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

此后，必兰纳识理继续得到重用，他的官职与封号也不断攀升。英宗时，必兰纳识理负责引进各国来朝贡的使臣。至治三年（1323），英宗任命他为诸国引进使，特授沙津爱护持（汉译总统）的称号，并赐予金印。至顺二年，文宗加号他为“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赐予他玉印。可以说，必兰纳识理做到国师的位置，已经达到了其仕途的顶峰。不仅皇帝、皇后以及太子可以聆听国师讲法，而且王公大臣也会前往受戒于国师。国师的地位仅次于帝师，也极为尊崇，是令许多僧人及官吏仰慕的宗教官职。

据《元史·释老传》相关资料，对必兰纳识理的主要事迹、官职及封号进行统计，虽资料不够详尽，但仍可看出其不平凡的仕途经历。

时间	在位皇帝	主要事迹	官职或封号	备注
大德六年	元成宗	代成宗出家替僧、赐名		
皇庆中	仁宗	翻译诸梵经典		
延祐	仁宗	翻译诸番朝贡表章	光禄大夫	授银印
延祐	仁宗		开府仪同三司，兼领功德使司事	赐三台银印
至治三年	英宗	引进外国使臣	诸国引进使、沙津爱护持	改赐金印
至顺二年	文宗		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	又赐玉印

三、悲惨结局及相关问题

必兰纳识理在宫廷弘扬佛法，可谓一帆风

顺，直至显赫地位。至顺二年（1331），必兰纳识理被加封为“三藏国师”。然而，事过未久，必兰纳识理即因月鲁帖木儿谋反事件而被连坐抄

家，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众所周知，安西王阿难答及其子月鲁帖木儿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而必兰纳识理作为三藏国师，在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怎么会参与穆斯林的叛乱呢？这在《元史·释老传》中一笔带过，“谋为不轨，坐诛”。记载得非常简略，无法从中知晓叛乱的详细过程及必兰纳识理在叛乱中的所做所为。从文献记载来看，必兰纳识理是否参与叛乱的事件，疑点重重，难明真相。

阿难答是蒙古宗王、第二任安西王、世祖忽必烈的嫡孙。其父是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为安西王，其封地在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四川一带，在六盘山开平城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安西王府。据《多桑蒙古史》记载，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熟知《古兰经》，善于书写阿拉伯文字，并在他的士兵和统辖范围内大力推行伊斯兰教。“铁木耳遣使二人往说其皈依佛教，阿难答不从。帝召之至，面谕之，亦无效，乃拘禁之。其后未久，太后阔阔真以为阿难答在唐兀之地颇得人心，辄之恐致民怨，言于帝，释之还镇。”^⑩可见，阿难答对伊斯兰教的信奉很虔诚，甚至于遭到皇帝的指责与囚禁，也未曾放弃信仰。

1307年，成宗皇帝暴病身亡，阿难答在左丞相阿忽台与卜鲁罕皇后的支持下，企图夺取帝位。但是，成宗之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海山得到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扶持，先发制人，杀死阿忽台，囚禁阿难答和皇后卜鲁罕。阿难答以失败而告终，被斩于上都。安西王被处死之后，其家产被收入詹事院，其子月鲁帖木儿失去了继承权。至治三年（1323）八月，御史大夫铁失发动“南坡之变”，刺杀元英宗和丞相拜住。安西王阿难答的弟弟按梯不花、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也参与其事。他们想借助扶持新君，以恢复昔日的地位。同年九月，泰定帝继位，为了暂时安抚铁失反叛集团，曾下诏诸王月鲁帖木儿世袭安西王，但好景不长，十二月追论逆党，流放诸王月鲁帖木儿于云南，流放按梯不花于海南。此后，安西王势力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挽回败局。

在阿难答争夺王位及月鲁帖木儿等参与“南坡之变”时，必兰纳识理都没有身陷其中。因

此，必兰纳识理不属于安西王集团内部成员之一，与安西王集团也没有密切的往来。

必兰纳识理从成宗朝直到英宗朝在仕途上一直很顺利，而且身居高位，权利显赫。至顺二年（1331）三月又被授予为“三藏国师”。在《元史》卷35《文宗纪四》中载，三月“戊子，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赐金印”。但是他被赐予玉印，而吐蕃僧人却被授予金印。玉印是专授予帝师之类的全国佛教领袖的印章^⑪，从此印章来看，必兰纳识理的地位较高一些。在元朝受封为“国师”的僧人通常是吐蕃喇嘛僧人，而畏兀儿僧人中惟有必兰纳识理受封为国师。对必兰纳识理而言，深受蒙古皇帝的宠信，应是万分感激，不会存有仇恨之心，更没有参与谋逆的必要性。

必兰纳识理既不属于安西王集团的内部成员，又不具备谋反的动机与必要性。他怎么会参与月鲁帖木儿的谋反而落得身首异处呢？结合各种历史文献来分析，笔者认为，国师是被人所利用，无意中受到牵连，陷入叛乱之中，而且国师的位高权重，引起大臣们的妒忌，从而遭人陷害，招致杀身之祸。

有关月鲁帖木儿的叛乱，我们仅仅知道，他是被泰定帝流放数年后，于1332年发动叛乱，以失败而告终。《新元史·世祖诸子下》仅记载“月鲁帖木儿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刺版的、国师必刺忒纳失里（即必兰纳识理）沙律爱护持等谋反，伏诛”。《元史·文宗纪五》中的记载如下：

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刺版的、国师必刺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杂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以必刺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妻丑丑赐通政副使伯蓝，玉鞍赐撒敦，余人畜、土田及七宝器具、金珠、宝玉、钞币，并没入大承天护圣寺。^⑫

由上可知，卷入月鲁帖木儿叛乱的僧人，除了国师必兰纳识理外，还有“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刺版的”，此人正是至顺二年被封为国师的“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他应是吐蕃僧人，而不

是畏兀僧。“命宗王、大臣杂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这很像是一场先定罪后屈打成招的审判。文献中没有记录谋反事件发生的过程，只记载了对参与谋反者的定罪与处罚。

也许正是国师显赫的地位与声望，才给他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有元一代，国师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会干涉甚至左右蒙古皇帝的决策。以白莲教为例，白莲教在元武宗时，曾受到严厉的打压与禁止。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理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⑩。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与国师交往过密，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力。蒙古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在修建护国寺时，就曾聘用国师胆巴和王师必兰纳识理选择兴建寺院的地址和营造样式。

月鲁帖木儿被流放多年，内心对蒙古皇帝早有不满意，发动叛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月鲁帖木儿也会象白莲寺和尚普度那样，托人向国师求情，希望借助国师的声望，取得一些帮助。这才使得必兰纳识理等人身陷安西王子的叛乱中，无法洗刷冤屈。

还有，在《元史·释老传》中对喇嘛僧人的胡作非为有许多指责与痛斥，历数了喇嘛僧人欺压官吏、欺男霸女、滥用驿站等罪行，还详细罗列了从必兰纳识理家中抄得的巨额财富。元廷对喇嘛教极为崇奉，佛事活动频繁，耗费甚巨，而且对历任帝师、国师及其弟子的赏赐丰厚。一些官员对此早已心怀不满与愤慨的情绪。还有一些喇嘛僧人，依仗帝师、国师们的特殊地位及政治背景，不遵守国家法律与佛法戒律，奸污妇女，贪污腐化，搅扰百姓，作奸犯科者日多，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起世人与官员的愤慨与痛恨。

在必兰纳识理被羁押时，抄没他的家产，“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

玩，以及妇人七宝装具，价直巨万万云”^⑪。这些数以万计的财产与珍贵的古玩字画，不能不让一些蒙古宗王与汉族大臣们既羡慕又妒忌。正因如此，在月鲁帖木儿谋反失败时，一些大臣与宗王也趁机落井下石，对国师进行诬陷与迫害，使其身败名裂，被连坐抄家。

必兰纳识理作为一代高僧，身居国师之职，在佛经的翻译、整理方面以及外交活动中贡献颇多，却突然被诛杀。由于史籍中的记载较为简略，由于文宗朝的政治更为复杂与残酷，今人难以探究其真实的内幕。因而，必兰纳识理是否参与谋反的疑案显得更为复杂。本文只能根据相关材料进行粗略考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责任编辑：燕邑）

* 该研究得到项目基金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代畏兀儿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8JC770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9BZS011。

- ①④《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9、4520页。
- ②周绍祖：《西域文化名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 ③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 ⑤[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20页。
- ⑥[日]松川节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甘肃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6页。
- ⑦⑧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292—293页。
- 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页。
- ⑩⑪《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0、4522页。
- ⑪[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5—386页。
- ⑫王启龙：《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77页。
- ⑬《元史》卷36《文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03页。
- ⑭杨诤：《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